

命运的木偶

[美] 唐·洛西塞罗 / 著
王燕 宋洁 苗争芝 / 译

一部德国犹太人的家族史
一段无法被时间抹去的沉重记忆

FATE'S
MARIONETTE

群众出版社

命运的木偶

[美] 唐·洛西塞罗 / 著 王燕 宋洁 苗争芝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的木偶/(美)洛西塞罗著;王燕等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9.1

ISBN 7-5014-1932-9

I. 命… II. ①洛…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036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81 号

命运的木偶

著 者/[美]唐·洛西塞罗

译 者/王燕 宋洁 苗争芝

责任编辑/张蓉 晓潇

平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警官大学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61 千字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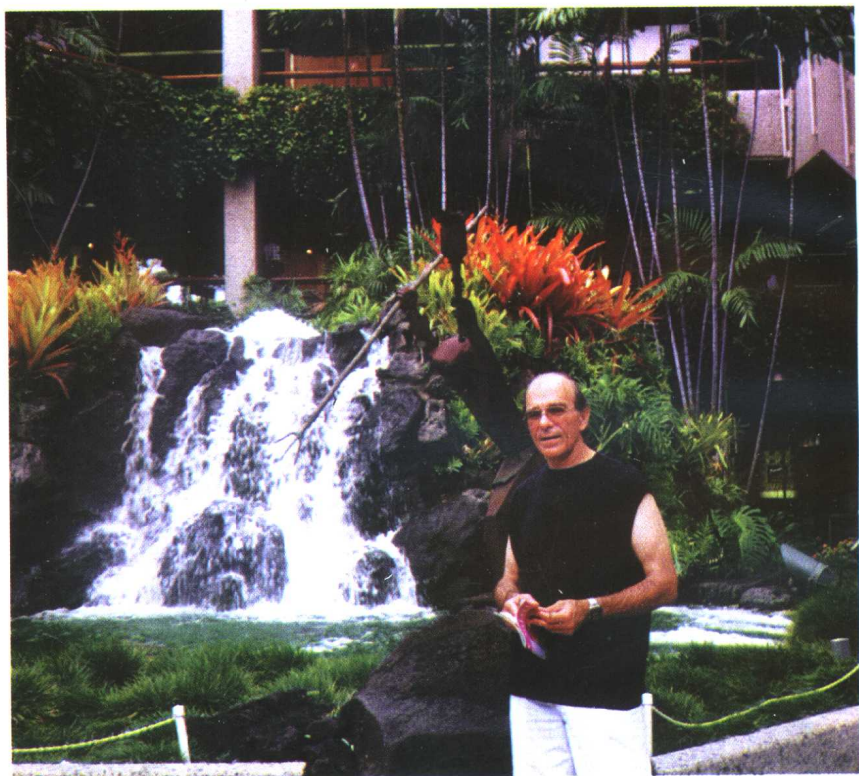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4000 册

ISBN 7-5014-1932-9/I·785 定价: 18.00 元



■ 1997.9摄于苏州虎丘



■ 1997.9摄于美国

波里，芬兰：1965 年

卡尔往长凳的后背上重重一靠，他右边几百英尺外一个孤独的骑车人正在空旷的大街上沿着坡道滑行。他充满倦意的蓝眼睛无精打采地尾随着骑车人。天上飘着小雨。在街灯的照射下，地上越聚越多的小水潭泛着片片亮光。除了他和一对年轻恋人外，波里公共汽车站空无一人。这对恋人藏在汽车站的某一个角落里。卡尔知道他们仍在那里，因为每隔一会儿夜的沉寂就被一声多情的叹息或是一连串低低的呻吟打破。他稍稍将手一抬，尽管已经很晚了，就着微弱的光线，他仍看得清那块结实的俄国表上的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前往赫尔辛基的汽车半个小时后就到。

他的膀胱胀得厉害。他站起身来，目光四下扫视，想找一个可以方便的隐蔽地方。除了街对面的一个小吃店外，他视野可及之处都是开阔地。最后，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拉开裤子拉链开始小解。体内的压力得到释放后，一

种舒适的感觉从他的敏感部位传遍全身，一种与性兴奋如此相近的感觉，他不由得融入那对看不到的年轻恋人的氛围中去。看到尿流落在石墙边上飞溅开来，肆意地流到墙下的道路上，形成又一圈光亮漾开来，他不由笑了。一想到朱塔如果看到他此时的所作所为会作何反应，他的笑溢上了眼角。可怜的朱塔，嫁给这样一个野蛮人。他笑得更欢了。病人们若是看到他们尊敬的林道夫医生像个流浪汉似的对着墙壁撒尿，他们又会怎么说？他揶揄地想道。他拉上裤子拉链时不由自主笑出声来。他坐回凳子上。几秒钟之内，他的思绪回到重返芬兰的原因上时，他的眼中再次阴霾密布，脸上笑意全无，一阵倦意向他袭来。他身子往前一探，将脸埋在手心里，心中一阵熟悉的绞痛。

日历上的时间表明战争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对他而言，时光的流逝并未使他如愿地远离战争的记忆。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夜晚他仍是常常被炸弹爆炸声、迫击炮的轰隆声、受伤者以及正在死去的人们痛苦的呼叫声惊醒。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他仍会看到残缺不全的肢体，闻到它们腐烂的气息，一切都如从前那般真实。

柴油机刺耳的声音将卡尔猛然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抬起头，注视着等待已久的汽车慢慢驶入他座位前面的指定停车点上。汽车挡风玻璃顶上是一块亮着灯的牌子，上面写着：赫尔辛基。不一会儿，前门开了，穿着工作服的司机从车上下来，走到道上。两个年青恋人离开了原先呆的地方，正朝汽车走来。背兜从他们肩上松松地垂下，两人的手在兜下交叉着揽住对方的腰。又一名乘客从卡尔左边冒出来。显然，他一直坐在靠左停着的那辆车里。卡尔站起来，即使意识到

可能有人已经目睹了他在墙边所干的事，却已是累得顾不上尴尬了。他把票递给司机时，又一辆车停下来，为这趟夜间旅行增添了两名乘客。

卡尔把夹克叠起来，枕在脑袋下的窗台上。将腿伸到通道另一头的座位上去。一闭上眼睛，他又回想起《扭曲的星辰》开篇几句话。这部作品是他的好友海因里希在逃离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特列布林卡后写的自传：“我知道我再也无法真正入睡……”海因里希是对的。我们这些经历过这段野蛮、无情岁月的人再也不会真正入睡，谁都不会。他尽力将注意力放在车轮辗过新铺的路面发出的持续、有节奏的声音上，实际上是想陷入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以此证明自己和海因里希是错误的。这只是一阵短暂的休息。突然一声尖厉的呻吟吓得他一下子坐得笔直。起初他完全迷失了方向；有一会儿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某一个荒凉的俄国俘虏营。在这里他挺过了一九四四年末的那些动荡日子。然而很快他的头脑就清醒了。惊醒他的声音是愉快，而不是痛苦的：从车站上来的那对年轻人在车里的后排上又恢复了做爱活动，毫不理会周围的乘客。卡尔扫了一眼前方的钟，上面的时间是三点半。还有两个半小时才到赫尔辛基。天色已经开始放亮。他将目光移向车窗，一排排的树木在眼前一闪而过；道路两旁是一眼望不尽的桦木、冷杉、松树林。它们轻柔摇曳的树枝似乎将整条道路环抱着。他抬起手来翻翻身，让颈部和背部松活松活。还不到五十九岁，他的身体就已经显示出种种迹象，让他越来越意识到什么是年岁不饶人。

卡尔正准备将腿伸到通道的另一头，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时，一个愉快的声音将他惊醒了。对方说的是英语，然而却夹杂明显的芬兰口音。

“对不起，我极不情愿打扰你，但我不得不用一下厕所。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卡尔把脚缩回去，抬起头迷惑地看着他。一个高个家伙站在过道上，圆脸，两鬓些许斑白。他笑了笑。“这会儿走动一下似乎比较方便——后面暂时没什么动静了。”他又笑了笑，大步向后排座椅走去，消失在汽车的小卫生间里。卡尔往座椅靠背一靠。那末，他想，在汽车站时确实有人看到我了。还没等到他感觉尴尬，卫生间的门“咔嚓”一下又开了。那个仍是满面笑容、上了年纪的芬兰人并没有回到他原先的座位上去，而是顺势往卡尔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伸出一只结满了老茧的手来。

“在下是阿涅尔·塞尔米尼。”他说道。

“卡尔·林道夫。”卡尔回答道，不自觉紧握住对方的手，来了一个简短的欧式握手。

“那好。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或许我们可以向对方解释一下午夜时分登上前往赫尔辛基的汽车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一生中我已做过许多更为奇怪的事。”卡尔回答道，笑了笑。起初他因为被打扰还有些恼火，但很快就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代替。因为现在他不用为了争取几分钟不安宁的睡梦而和脑袋中的奇思怪想作斗争了。

“你压根就不是美国人，”阿涅尔摇摇头，说道。“但你的口音也显然不是芬兰口音。我想我对你的猜测有一半是对的。林道夫是德国名字，是吗？”卡尔不太肯定地点点头。正想说些什么，但还不等他开口，他的旅伴又接着往下说道：“请不要为你自己辩解。实际上，得知你不是该死的瑞

典人，我就放心了，”他和颜悦色地说道。“在这儿已经有太多瑞典人。你知道，你们德国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不受欢迎。然而在芬兰，我们试图记住的是1918年内战中你们国家给予我们的帮助，而不是希特勒和他那帮混账小子后来干的一切。”听着这些话，卡尔微微有些不安。阿渥尔注意到了，继而用轻松的语气说道：“尽管我们当中仍有人因为你们国家从我们这里偷走了万字旗且将它变成令人仇恨的标志而永远无法原谅你们。”他大笑一声，卡尔只觉得一阵烟酒混杂的气味扑鼻而来。

“你是对的。而与此同时也是错的。”卡尔回答道。阿渥尔·塞尔米尼单刀直入的方式和他风趣的话语激起了他的兴趣。”我在德国出生，但千年帝国崩溃后，被迫到俄国的休养胜地度了一阵子假，而后漂洋过海，成了一名美国人。”

“那么说，你是苏联人的俘虏？”阿渥尔表情、声音中的轻率突然消失了。“我哥哥也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官方通知上说他死于心脏病。但我想他是在西伯利亚千苦力活死的。”

“他没能幸免。”卡尔难过地摇摇头，说道。“事实上，很多次我羡慕这些在夜里冻死的人。而其他时候我又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作交易换取最后一餐饭或是几分钟的温暖。”在卡尔的这番话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他和阿渥尔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一个除了自己谁都无法介入的世界。最终，阿渥尔打破了沉默。

“告诉我，朋友，是什么使你穿越大洋，从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来到这小片土地上？显然，这个世界还未最终发现芬兰是一块度假者的天堂……胜于法国的恋人们的乐园。”

阿渥尔朝后面座位的方向弹了弹拇指。他想尽力恢复轻松的语调，但已可以觉察出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焦躁。卡尔在回答之前迟疑了一下，显然是在寻找合适的词。

“我无法肯定自己知道所有原因。”他说道，眼睛紧盯着前排座位上的靠背。

“那么部分原因呢？”阿渥尔问道。

“我……我来找一位老朋友。”卡尔显而易见有些迟疑。

“对你我一无所知。但在我这个年龄段，所有的朋友差不多都老了。”阿渥尔打趣道，“那末这位神秘的女士到底是谁？能够让一个男人坐在空无一人的车站里等这么长的时间？我保证打听出她是否有任何男朋友。”

卡尔转向他的旅伴，笑了。“你的猜想可能会是一出精彩的肥皂剧。但抱歉的是我使你失望了，我到这里来的原因并不出自于浪漫。实际上，我是这些老套的保守派之一：一个期望着某一天庆贺他金婚的快乐已婚男人。我妻子正在赫尔辛基的一家宾馆等我。”说着这些话时，卡尔的眼神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这很好，”阿渥尔回答道。”卡尔的开诚布公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很希望自己的婚姻史与你的一样成功。但不幸的是干我这种工作的人难以过稳定的生活。关于这，我的三个前妻可以告诉你很多……但在我继续讲述婚姻的痛楚之前，告诉我，你找到你的朋友了吗？”

“还没有，”卡尔回答道。而后他又说，“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使你这么飘泊不定？”

“我是一只恐龙。”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卡尔想自己是否听

错了。

“记者的代名词。”阿渥尔笑着解释道。“在电视机的时代，我就显得过时了。人们只要往起居室的椅子舒服地一坐，从电视里就可以看到新闻。但我仍总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鸣惊人，风光地结束我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循着别人的蛛丝马迹而来。”

“你在波里生活工作？”卡尔问道，兴趣陡增。

“不，我从大城市来，赫尔辛基。”阿渥尔回答道。“我的报社《赫尔辛基日报》派我到波里采访一年一度的爵士音乐节。这并不是那种能使人一举成名的任务，但是天哪，我确实听到了一些美妙的音乐，看到了许多美丽的年轻女子。我在车站看到你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有故事可讲。”阿渥尔响亮的笑声回荡在汽车里，司机不由扫了一眼反光镜。“你怎么样，卡尔。除了半夜三更登上芬兰的汽车外，其他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

“我是医生。”卡尔回答道。

“医生！我知道我的直觉没错。”阿渥尔·塞尔米尼又笑了。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里，熟练地摸出一个银壶来。他猛喝一口后，把壶从过道对面递过来，示意卡尔也来一口。“这是纯正的芬兰酒，”他解释道。“世界上最好的伏特加，具有神奇的医疗效果。毫无疑问，从你的专业学习中你是知道的。相比之下，俄国的东西无论享有什么样的美名，尝起来就像洗碗水一样。”卡尔本想谢绝他，但最后一分钟他改变主意，接受了他一番好意。他将酒递回去时，只觉得一阵令人愉悦的暖流从身体中部扩散开去。“是的。实际上一个连这点酒量都抵不过去的医生应当是有值得告诉世人们的故

事的。卡尔，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会使对方成名的。”他又从壶里喝了一口酒，而后把它装回兜里。

汽车驶入赫尔辛基站时天已大亮。尽管在后来的旅途中卡尔根本就没睡觉，他却觉得异常清醒。他和阿渥尔刚刚下车。他们站在曼尼尔海姆大街斯多曼书店前的人行道上又交谈了几分钟。而后握手道别，各自分头去找该乘的电车。他们约好三天后再碰头；同时，阿渥尔保证他会尽力收集一些可能对卡尔的搜寻工作有用的消息。

很快，大陆宾馆那现代的建筑群就展现在眼前。卡尔按下按钮提醒司机他到站了。车停稳后，他小心地下了这辆笨拙的黄绿色电车，来到街上。上了一个小坡后，他到了宾馆门口。除了接待台后的一个年轻人和几个早起者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埋头读晨报外，大厅里空荡荡的。卡尔低垂着目光。从他满脸的胡茬子和皱皱巴巴的衣服上显而易见是在外面过了一夜。年轻的服务员不知是真的没看到他还是装做没注意到。卡尔不由笑了笑。事情一到芬兰人这里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他想到。他一直知道芬兰人是很注重隐私的，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隐私。阿渥尔·塞尔米尼是个例外。然而考虑到他的职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记者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一个社会中超越文化行为模式的成员。

朝电梯走去的时候，卡尔再次回想起从波里乘车后一路与阿渥尔的长谈。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毫不避讳地给后者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内心深处深锁着的一些东西。他甚至于没有让他的家人、朋友们触及过生命中的这个秘密角落，包括朱塔和海因里希。他们受的苦已够多了。

他不忍再雪上加霜。他进了电梯，按下所到楼层的按钮，一阵倦意向他袭来。

朱塔打开房门。他看得出她那探寻的目光中充满了关切之情。

“你看上去很疲惫，卡尔，”她轻声说道，温柔地吻了吻他的脸颊，轻轻握住他的手。她把他径直带到床前，他正想反对，她把手指压在他唇上，轻声说道：

“你必须先睡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你的波里之行。”卡尔脱完衣服时，朱塔已将床铺好。他躺到松软的床垫上。幸运的是，他比过去多年中任何一次都睡得香甜。

赫尔辛基，芬兰：1965 年

“那么说你根本就没发现要找的人？”朱塔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卡尔将气味芬芳的乳液轻轻拍打在刚刮过的脸上。已经是下午了。

“没有，”卡尔回答道，边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边把剃须后用的乳液瓶盖上。“我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长，但这趟行程也不是全无收获，我确实听到了一些美妙的爵士乐。”他从卫生间出来时笑笑，在朱塔的双唇上轻轻吻了吻。“但下次去波里的话，我一定得肯定没看错汽车时刻表。”卡尔指的是他本来打算乘八点钟的车离开波里，午夜时分返回赫尔辛基。“无论如何，在返回路途中我确实遇到一个有趣的家伙。他认为他有可能帮得上我。”

“我应当和你一起去的，”朱塔戏谑地说道，“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林道夫医生，只是北方有太多漂亮女人。”她笑意盈盈地看着她丈夫的眼睛。他双手搂住她的腰，将她的身体拉近自己。

“你不用担心。你这只忠实的加拿大老鹅，”他回答道。尽管他尽量说得语调轻松，但却掩饰不住心头的那份沉重。而后，他又说道：“我希望你能理解为什么我得独自一人去……。”朱塔没有回答。她将头靠在他的肩上，闭上眼睛。她知道且很多年来早就知道在他的使命完成之前，他是摆脱不了过去的恐怖岁月留给他的忘忆的。

斯大林格勒前线，苏联：1942年-1943年

1943年新年到了。冯·鲍路斯将军第六军团中曾一度所向披靡的士兵们却没有举行任何欢庆仪式。现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就快结束，德军所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强大的俄国军队准备对他们十一月中旬就开始的围攻进行收尾工作。他们全副武装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强大的火力攻势使得德军节节溃败的阵线更是不堪一击。二十六个师，百万工兵的三分之一，已经投降。人人都清楚战争已近尾声。

“情况糟糕极了，卡尔”，消瘦的将军呻吟道。卡尔将听诊器贴近他的胸口，仔细地听心音。天色已很晚。这是一个由原先的商店地下室匆匆改装而成的德军指挥部。尽管房屋的一角装有小小的炉子，卡尔的双手仍因为寒冷而显得有些

麻木。室外的温度已降到零下二十五度。不时有爆炸声传来。有的时候离指挥部很近，将军不得不提高声音，以便让对方听得到。“他宁愿看到我们死也不允许我们投降。该死的疯子！俄国人已同意只要我们停战就给伤病员进行治疗，给我们提供粮食。但元首说我们必须作战。他明明知道我们已有一万八千人受伤且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明知我们的部队正在冻死且作战用的武器已是所剩无几。他和他那些该死的下属舒适地坐在后方，大声下着命令让这些年轻人去送死。看看这个你都会恶心的。”他从床边的桌子上抓起一封电报递给卡尔，就好像那是一只有毒的虫子。

“请安静，将军。你这么激动我无法给你做检查。”卡尔婉转地劝告他，并把听诊器从病人胸口上拿开，后退几步。

冯·鲍路斯将军没有理会卡尔的劝诫。“你先读读这个。我想让你也看看我们尊贵的领导们已疯狂到何种程度。”卡尔用他那冻僵的手笨拙地接过文件，开始往下读：

“第六兵团的辉煌战绩将永垂青史。未来的将军们会自豪地讲起他们在朗基马克战场，阿尔克热、纳尔维克战场所表现出的英勇以及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所做出的自我牺牲。”

在简短的电报末尾是赫尔曼·戈林^①的签名。卡尔摇摇

^① 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元帅，希特勒上台〔1933〕后，曾任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职，负责扩充军队，发展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等，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刑前自杀。——译注

头，把电报递回去。将军接过电报，厌恶地将它扔回桌上。

“不，不，现在不用了。没有必要。”他说道。卡尔准备继续给他作检查时，他双手挡在胸前，表示拒绝。“这个关头，死亡对我将会是一种解脱。但恐怕在它拜访我之前，我注定要尝受更多痛苦！”他拍拍年轻医生的手，用一种温和、充满父爱的声音加了一句：“我建议你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给你的亲人们写封信。你可用我的桌子；纸、笔都在那儿。这会儿对我、对其他的人你也是无能为力。”他用手指指屋角的一张桌子。而后，他用更为温和的声音加了一句。“你父亲是一个好人，卡尔；一个品格高尚的好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就不会经历这一场磨难。”当他父亲的形象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时，卡尔只觉得胸口一阵刺痛。确实是这样。他的父亲，林道夫法官是与众不同的；从一开始他就站出来反对希特勒。卡尔尽力不去想他在集中营里可能会怎样了，但却徒劳。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强制自己除了病人外什么也不考虑，这样的话可以少些痛苦。俄国冬天的寒冷帮了很大忙，使他在照料伤者与垂死者时头脑与身体同样地麻木。

数星期前他被第一次召来为将军做检查。找他的人是一名后者虚弱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忧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次检查的过程中，冯·鲍路斯得知卡尔是林道夫法官的儿子。虽然将军本人并不认识卡尔的父亲，但他听说过后者反对希特勒，后来被关押到集中营里。从那以后，冯·鲍路斯将军就定期召卡尔过来，表面上佯称是检查身体。实际上，他只是想找一个可靠的人谈话。他可以向对方揭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用担心会被出卖。卡尔渐渐地对这个身着纳粹军服的将